金文靖公集卷之十

賜進士兵科給事中男昭伯編

書　跋　表　銘　贊　字説　傳　哀辭　祭文

書王偁本先生遺墨後

右秦相李斯上秦皇逐客書一通總七百餘言臨川王先生手筆也先生在鄉里以清才邃學早有時譽尤切切篤好古文章故於先秦兩漢之文多手鈔之若斯書其一也今先生去世已四十餘年獨此書藏篋笥中手澤如新然觀其引筆行墨嚴密清潤自有一種風韻即此可知其為博雅君子矣先生名務字偁本卒年三十二尊以子英貴贈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云

書楊少傅陳情題本副錄後

予嘗觀先正范文正公生二歲而孤母謝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洎文正貴以朱氏長育之德每思厚報凡朝廷所加恩輙丐以逮之甚至朱氏兄弟卒皆爲殯葬歲別致祭享嗚呼文正存心若是之厚者其忠孝之大節豈不因是而可見哉今觀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西昌楊公士奇其事殆與文正公同而存心之厚又千載而相符者也公生歲餘其先君子少傅公棄世賴繼父前進士羅君子理撫育教載之勤後子理官德安坐累謫戍永昌卒一子長㝉補戍役以京師贍養母母卒亦坐累當種田北京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居東宮監國留公輔導公念羅兄弟不幸皆以事遠役母夫人墳墓無所託具其情以 聞意欲丐宥京以歸奉歲時奠掃卒之感動 淵衷親洒寶翰命永昌軍役幷免之觀公之追念其親逮於羅氏洎

仁廟之所以體臣下之情無保全之德皆本乎人心天理之至而曠古所無之典也何其盛哉距今二十年京來省公于北京請錄當時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公既識之復出以示予惟公以宏才碩學歷事

三聖勳業在朝廷聲名滿天下其位遇之隆倚任之重葢有過於文正而其平生出處之際存心之厚則未始

有異也且世之人一隸戎籍子孫往々貽累於無窮今
羅氏子孫獲享安逸之利若此者固荷
朝廷恩德之大而寔本於公忠孝之所推也拜觀之餘
歛響此于末簡為羅氏之後人尚世々念之哉

書椿陰書屋卷後

太子少師壽椿公之子宗善質美而好學嘗構居第之
傍為藏脩之所而名之曰椿陰書屋來求予言盖將以
致警而進於道也余謂壽椿公以耆年碩德遭值
聖明致位顯融泊然以布衣自處慕道之心老而彌篤
宗善日侍左右講明問辨不出乎戶庭之間切磋琢磨
[illegible]乎函丈之內本之以孝弟忠信繼之以[illegible]
致謹於日用常行之間孜々勉々日求其所未知
者以造乎高明廣遠之域以達乎賢人君子之地是則
壽椿公之所以為教而宗善之所以為學者也予嘗與
公游且嘗識宗善喜能承公訓而進於學也故為之書
宗善尚勉之

恭題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居東宮時必重文學侍從之臣凡賜賚泊有
所陳請必親為題識當時被其眷禮者不數人今右春
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其一也直永樂初科進
士由庶吉士擢翰林脩撰器識文學蚤已受知前後賡
賜者三陳請者一[illegible]

仁廟親御宸翰題識批荅者首則端午賜扇次則以直目疾賜藥次則直遭喪將歸賜白金為道里費又其一則直以父在職年老乞致仕特勅吏部准所請其上皆著直姓名可謂極一時之顯若矣直謹裝潢為卷用彰寵眷以貽不朽俾幼孜識之伏惟永樂中

太宗皇帝屢廵幸北京

仁廟實監國事親賢□□惟日不足仁聲義聞被于四海凡直之得拜賜予者皆優禮賢士之盛典非私之也其允荅陳請者亦事理之當然非過也夫賜隆於上而報勤於下者此古昔盛時君臣相與之意所以治化□明休聞□□□□□□□觀

仁廟之於臣下者既隆且厚□□□之圖報於上者盡勤以忠則上下之情文字可契可謂至矣然則是卷之藏固將以□□永久又豈圖一時之榮而已哉幼孜拜觀於斯不勝□感激謹書此于後以識歲月云

書方兵部尚書所藏文公先生遺墨卷後

紫陽文公朱先生以文章道德師表後世而平生尤用力於書所至□□有石刻其為字端嚴謹重未甞肯為苟簡今觀兵部尚書方公得先生所書夙興夜寐四大字墨蹟尤温厚□□着展卷之間使人悚然加敬蓋先生為人辭氣雍容□□性剛毅故其見於書者亦如此豈可以字畫求哉先生之為此四字非以遺學者則以示其子弟

其意欲以持敬為本蓋夙興夜寐非常加兢惕無一息
寔安之意方能不失此言簡約而為訓切至擴而充之
所以脩身治家事上臨民以至於立功立事而成天下
之務者何莫不本於斯公明敏而勤於政其於事
上之道尤恭謹夙夜而又能視此以為規戒朝夕展翫
其有不惕然而敬畏者乎公其寶愛之俾後之人因
是以感發興起　又當以公為法也

書獻陵宸翰後

嘗觀傳說之言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孔子之言有曰
敏於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敏則有功蓋敏者汲
汲有惟恐不及之意君子之學所以成德所以達□□
事未有不敏而能成者也欽惟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資緝熙聖學敷傳光明□軼往古
而其嘉言善行之著于下者皆足以訓後世嘗視禮
部奏牘其後有□□□安名謂其義淺近無足致警
遂更名為敏且戒其外俾永守之無易欽感
上恩之後謹以御書十五字裝潢成卷間以示臣幼孜
請一言以識下方嗚呼天下之事敏則成不敏則廢自
古及今賢人君子之立身行道何莫不本於敏敏之於
人其功蓋大矣敏以為方郎秩為員外郎欽承
聖訓身體而力行之夙夜兢兢礪其行脩其職敏之又
敏不以始終而有所間庶幾無負於

仁考之深眷而於鄉里亦重有光焉臣幼孜伏覩
宸翰撰今六易寒暑追思疇曩有不勝其感者謹書其
後以歸之

九老圖跋

右九老圖乃東發袁政金華商奢原迪之所藏也當有
宋元豐間諸老皆以大儒為天子左右股肱其勳業聞
望稱于天下及功成名退縱樂天故事相與置酒高會
以樂其樂遂圖形貌當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今
去諸老已三百餘年而觀其衣冠儀刑雍容閒雅猶儼
然如生嗚呼其盛矣哉雖然賢人君子可傳於後者豈
惟其形似蓋亦有其德業之著焉予生也後想[illegible]
君子風裁不能無高山仰止之思因商公求題有不勝
其感者二復之餘遂書以歸之

書梅花人物卷後

李伯時以白描冠絕當時後人莫之能及此卷以梅花
為主取六朝唐宋諸賢詠梅之詩摘二句并寫其人與
梅為一段其筆力精妙天機入神非惟得其衣冠形態
之似而其神氣意趣吟嘯自適之狀莫不畢備吁何其
至哉然亦不知其為何人之筆要知伯時之流亞歟此
蓋刑部侍郎楊宗爵所藏以屬予題宗爵清雅脩潔其
所好尚者意必有在雖然畫之工拙不足論也有若何
水部宋廣平蘇文忠黃魯直諸賢之休聲偉烈照耀簡

册千載之下猶能使人歆羡而企慕之不忘則吾宗最之所好尚者其在於此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最尚益勉力以先達自期待則他日所至固未可量也展卷三歎遂書以歸之

書御製祭韓公茂文手卷後

大醫院使韓公茂故魏國忠獻王之裔幼承家學精通醫理為時所推重受知今
天子遂為院使為人温純謹愿不事表爆居職充小心寅畏夙夜勤勞罔有怠忽公茂既歿
聖天子深用閔悼特為文賜祭超逾常品其子大醫院醫院判成珮
聖製復命善書者以泥金書之裝潢成卷抨以示臣幼孜俾一言題識其後於乎世之負才藝者常患不得其時得其時又患其道之不能行若公茂之遭值明時為
聖天子所知遇道行志遂已極顯榮一旦歿于官特申䘏典
聖心拳切復賜文以祭之光華寵耀豈特為一時之榮誠足以昭示無窮增重於先世矣傳尚珍襲之以為家寶拜觀之餘敬書此以歸之

書聖賢象卷後

昔嘗見蜀中文翁講堂及錢唐學舍皆有聖賢刻像往往為人所摹揭千載之下仰而瞻之者莫不為之起敬起慕則在當時得覩其儀容之盛所以感發而興起者

可以想見矣此象乃元錢選舜舉所圖今國子司業貝公宗魯之所藏也公在成均以師道自任所講而習者聖賢之經籍所則而行者聖賢之道道德朝夕與諸生揖讓進退雍容於進退之間其得於觀感者深矣豈象之云乎哉因公求識其下方敬書此以歸焉

書聖賢象刻本

廬陵周湊彰以聖賢象刻本裝潢成卷來求予題識其後余謂君子之觀於聖賢也蓋將以求其道德之實察其動作威儀之則雖千萬世如將見之者湊彰居大學所讀者有聖賢之書所學者有聖賢之事所由者有聖賢之大道所依者有聖賢之廣居陟降於詩禮之讓於俎豆之區其得於觀感者必深矣夫豈象之云乎哉湊彰尚於此求之

書周克己所藏先賢畫象卷後

聖賢之道德文章具在方冊千載之下使人起敬起慕者以此而已苟得覩其德容以挹其流風餘韻則雖未獲親炙其門而所以得於觀感之間者將必有出於方冊講誦之外者矣友人周君克己間以濂洛諸君子遺像見示且屬予識之方展卷間衣冠儼然貌恭氣和端拱雍容真若與諸君子相接而親覿夫儀容之美使人鄙吝粗慢之氣頓然消釋亦何其快哉克己與予皆聖賢之徒也尚取法於斯以求無愧於諸先哲則於平生

之所學殆亦庶幾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與克己當共勉之

題顔真卿遺墨後

顔尚書翰墨在人間甚不多見偶觀此卷不覺毛髮竪立嗚呼忠義之足以動人也果如此夫臨書三歎為之敬仰

書釣臺圖詩序後

嚴故著姓漢高士子陵嚴先生後也由桐廬徙居石莊凡二十餘世而至尚達豪爽有氣節能亢其宗今年春訪余玉堂因與出酒夜酌談論契闊道舊故尚達既念其先世與其祖父交游之盛屬予求名公鉅卿為之以詩詠釣臺圖垂不朽其用心可謂勤矣余謂自[illegible]漢而下能不以富貴功名易其所守者惟子陵一人而已其高風偉節猶可想見宜夫後世子孫之多賢而有以自立也尚達一圖畫釣臺遙想富春以求無忝於前人而思所以自立不以富貴窮達利害榮辱而變其志則無負諸君子之所屬望而所謂圖垂不朽者不在於彼而在於此矣尚達欲求予題識其下故書此以歸之

書樵雲卷

古之人有託於隱者但求其心之所寓不可泥其迹茍以迹求之則徒得其外而其中之所存者未必能得也是故心者其理也迹者其形也形之在宇宙間若日月

星辰之照臨雷霆電雹之震霍風雨霜露之變化河海山嶽之高深昆蟲草木之蕃殖與夫典章文物名器制度之宏博雖仰觀俯察萬有不齊然吾皆得撫而有之然亦豈徒夕焉泥其迹哉蓋必有得其理者矣得其理則心之所寓者可得而識矣予友曾君學中脫略不羈嘗以樵雲自號以常情觀之樵雲持其迹而已而不知學中之處于此觀夫雲之斂舒上下沉浮聚散悠悠揚揚或行或止或往或來皆有至理者存而於是心有默契者焉若曰學中之樂夫樵與雲為徒優游歲月以自放於山林間者豈真知學中者哉學中持是以求予予文長而出之使觀學中者當知其心而可得其

也

題周氏世直集

若文三通其一周君伯寬哀辭宋進士湜溪郭先生譔其二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譔其三寶賢堂箴今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岐鳳前為漢府紀善時譔伯寬為岐鳳之高伯祖以立其祖也周氏世以詩書顯以直道稱當宋季權臣擅命伯寬仕直寶謨閣忠憤激發屢上封事不報乃移書左史徐麒仲與欲相與匡救其失卒不見信棄官家居而宋亦亡哀辭所謂危言切直直道三黜者也元至正初詔脩遼金宋三史以立時以鄉貢士會試京師不利久之被知者薦

入史館上書力陳當以宋為正統不合時論遂拂衣歸卒之仕不偶時僅低佪學校一小官墓表所謂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與日月爭光可也

國朝永樂間

太宗皇帝選文學士為漢王輔導臣岐鳳以國子學正擢紀善王所為多不法數諫不從王所居殿扁曰寶賢堂蓋欲招致匪人為奪嫡計乃著箴諷諫王怒假他事請于朝左遷為長洲教諭夫士君子明聖賢之學立身致用固當直道事人不宜曲學阿世也而或有不能然者詎非其理有未窮心有不正而承傳於家者之無本耶予觀周氏若伯寬若以立若岐鳳祖孫五世同守一道其賢於人遠矣伯寬以立雖未得大用於世而數百載之下忠讜公論皎然揭白與諸守宦其視當時依阿取容獲致美官者不啻霄壤之不侔岐鳳雖取怒所事然不二十年王果覆敗削為庶人君方敭歷中外綽著時譽年逾六袠登用未涯然則直道之行果何負於人哉信乎其得窮理正心之學而承傳於家者之有本也嗚呼偉矣君子敘為翰林脩撰間托吾書者以三文繕錄裝潢成卷出示於予求識一言予感其事有関世教爲題之如此且以告夫周氏後人之繼承家學者

書彭脩撰墓誌銘後

士之積學於窮困以有盛名享爵祿不幸至於夭死而

不得以盡其才者吾不得而知也或者以爲出於命非乎不出於命而謂之天吾亦不得而知也嗚呼賢如穎子猶且不幸短命於今獨不然哉此予於友人彭君汝器所以重爲之悲也汝器爲人沉毅喜氣節重然諾與人交歡然若不能勝者方其爲兒時已能讀書有大志稍長汲汲焉求師友以講求大聖賢之學聞爲文出語輒驚人鄉先生長者至折行輩與之爲禮以爲其成必大得名也其後汝器第進士入翰林爲侍從近臣其名日顯

天子嘗召試文章汝器操筆伸紙略不經意颯乎若風雨浩乎若波濤而莫知其所止也由是益被嘉奬其名又顯未幾扈從北京汝器皆予同行凡道路山川馳驅登覽所以著之於詠述者其氣益壯然自是用力之篤而其文益密矣曽未逾年汝器忽以病告呻唫羸憊忽之餘支頤獨坐猶不廢筆札臨終與故人索別其聲琅琅潸然淚下獨以不得見其父爲憾嗚呼汝器一至於是哉夫以汝器之強學廣記備之於困窮其業亦勤矣以文章取科第見知於時有盛名矣入官翰林職侍從爵祿加於身知遇於

聖天子其榮幸爲何如乃不得大展其志而卒以夭死是非命乎雖然以汝器所立者如此視彼老死山林無一藝可稱泯然與草木同朽腐者其得失又何如予固

知汝器為不死矣壽夭何足道哉

書張孝子傳後

温之平陽有張氏名正字思中者事其母以孝聞鄉人異之稱為張孝子前太史蘇公伯衡次其事為傳而其名益顯思中之子真今為進士歷政于
朝問以公所著傳相示丐一言識其後予謂五倫有常道生人有恒性子之事親以孝者亦分所當為豈異事哉然以唐虞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猶不免以命契以是知至孝者之難得而能竭力於是者所以為亾難也思中為人敦樸謹愿自幼篤於事母平居之際事無小大不禀命不敢專行之母嘗遘惡疾[illegible]可為思中[illegible]禱於神[illegible]以愈其疾而人[illegible]是則其所為異時母瀉下[illegible]且起出血[illegible]思中不避穢[illegible]除之[illegible]旨母久復[illegible]之不少貸遂改悔成賢婦之行母歿盡力[illegible]擗踴幾致隕絶聞者莫不為之感[illegible]之事同於人者不足以為異惟然為人之所[illegible]為者乃足以為異思中之孝殆異於人者歟其所以見[illegible]也歟噫夫忠孝者天下之大閑也思中以孝[illegible]訓子俾真發身科第自致青雲之上[illegible]將移孝為忠以事其君以顯[illegible]之養[illegible]德之封則天之所以報

施於思中者固未有艾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吾於思中蓋深有取焉展卷三嘆遂書以歸之

書江漢臣沉籍减稅事卷後

予嘗觀木之深者其植必茂源之深者其流必長積德之深者其報必厚此天理人事之可徵者也二衢江氏四五百年來衣冠科第人物相望何蕃衍悠久如此哉是必有本源矣江之先曰漢臣者嘗事吳越為鎮海軍節度判官宋初吳越國除漢臣仕其十三州圖籍按有司嘗時賦斂無藝而制惟其害者已非一日漢臣以為一仍故[illegible]沉籍於河坐是以罪免棄終身後雖命王方贄更定其賦畝稅一斗而非漢臣沉籍之功不及此嗚呼向使漢臣無所顧惜以其籍昧昧而進其重科厚斂貽害於兩淛者寧有紀極哉然則其惠利流於無窮者當與兩淛之人相為終始而其陰隲之報俾其子孫顯榮光大迄于今不絕者非天道耶因漢臣之裔孫襄府紀善秉心出示此卷三復有不勝其感者遂摭其大都書以歸之

書古樸子傳後

右古樸子傳今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公勉仁所譔而雲南叅政陳必恭之所跋也必恭世居建之浦城為人質實不事表襮宅心坦夷不爲町畦崖

岸遇事任情無所矯揉人或以古樸目之因亦以之自號云必桼来京師既請公作傳復来求予言以識其後嗚呼大朴既散澆僞日滋世惟機巧詭誕之是務婾薄矯飾之相師孰有能全其所賦而不鑿於私智哉必桼以名進士爲御史中臺出宼洗滯所至民受其恵及莅政藩閫恊賛旬宣而聲譽益著推其所存盖爲敦厚而不爲險刻爲忠信而不爲詐諼爲儉約而不爲浮華持之以謙而不伐守之以誠而不貳恂恂悃悃表裏一致盖幾古樸者之爲矣予知必桼有素竊喜其尚古道可以風厲世俗故舉其平昔之近樸者書以歸之

題朱晦庵先生遺墨卷後

紫陽先生以天挺不世出之資紹承孔孟周程之學闡明斯道垂教萬世弗厭弗倦至于晚年德尊道立猶以義理無窮筆削難竟慊然有不足之意其著通鑑綱目襃貶大義嚴於華衮斧鉞而繁簡相發足爲史學之規範矣至觀其手書自謂十年義例方定且欲求友訖止其得失則其不自滿足之心爲何如哉雖然豈特其心不自滿足如此觀其他記張魏公事數其不同追悔於三十年前至懇辭趙忠簡公銘誌而不肯執筆則於此尤足以見大賢君子年彌高而德彌卲道益尊而心愈下宜天下後世尊仰之於無窮也此卷手書凡三二書如前所云一書則折簡道安問者京口何彥澄實藏之

以示予於戲先生片紙隻字流傳於世世不啻拱璧之難得況此晚年之筆其所言尤後學所當矜式者聊拜觀之餘謹識歲月于後云

書衛生寶鑑後

世傳東垣李明之從易上老人張元素得醫術之妙其用藥至詳實而以固根本為重其後明之之門人惟羅謙甫得其傳謙甫嘗著衛生寶鑑以傳於世學醫之士莫不宗之誠若布帛菽粟之適於用可有而不可無者吳郡韓公復陽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說闡明之與謙甫所著脾胃論衛生寶鑑諸書參互考訂以正其訛嘗欲鋟梓嘉惠四方竟齎志而歿今公子太醫院判公達能繼公之志既盡取明之所著者刻而傳之復繼謙甫衛生寶鑑總二十四卷次第而刻之書成來求予言以識其後於乎公達之用心亦可謂勤矣夫積善而行陰隲莫大於醫有若公達之存心濟物不擇所施而惠及於人者固博矣乃又能表章二公之書刻梓流傳與衆人共之則其惠利及於天下後世者其可涯涘哉雖然醫非難得其傳為難觀於此者尚求謙甫之所以為醫與公達之所以用心而思以盡其術則於是書庶其有得焉

書慎獨齋卷

盱江張氏以儒起家自宋元迄今以文學著聲者代有

其人至彥英氏尤博雅温純自少力學爲儒先長者所器重嘗名其藏脩之齋曰慎獨其志兢兢然蓋欲致謹於幾微未嘗以目之所不及見耳之所不及聞而須臾忘乎戒懼誠有志於道者矣今彥英墓已宿草其揭夕于齋者尤瞭然在人耳目使仰而瞻之者莫不爲之起敬而凜然以自懼是則彥英所存不惟能成諸已而又有以淑諸人其見稱於士君子者豈徒然哉彥英子文昭以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擢中書舍人持是卷來求予題予嘉彥英之克有賢嗣而喜文昭能繼承先志以不墜其世故不辭而爲之書時永樂辛丑秋七月又六日也

書積善堂卷後

予觀天下之物皆由積而後成水之積由涓流而可以江河土之積由寸累而可以爲岡巒人之於善也今日積之明日積之又明日而積之進進不已而其餘慶可以及乎孫觀之渤海孫氏可見矣孫之先以忠厚起家有曰衍才者樂善好施予賙窮䘏匱汲汲焉力行之不怠鄉人日之爲長者得才之子成甫尤篤志於善輕利重義居鄉里恂恂焉不爲表襮教其子克讓克恭底于成立克恭由鄉校登成均爲兵部司務擢陞員外郎嘗念其祖考積累之勤而不敢以忘也乃名其堂曰積善國子祭酒胡公既序而詩之復來徵予言予聞之於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天人感應之理可徵不誣今孫氏之祖若父既勤勤焉啓迪之於其先而克恭兄弟復勉勉焉繼承之於其後所謂求益增而深山益增而高者吾知孫氏餘慶沾溉於後人以傳之無窮蓋未可量也展卷三歎遂書以歸之

書陳智仲墓誌銘後

中書舍人陳宗淵以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所為其先公智仲甫墓銘一通相示且請予一言於戲君子之所以可傳於世者以其有行義而已當元末公以才諝見辟於[illegible]授長樂巡檢有異績[illegible]為防禦義兵副萬戶命且下[illegible]矣天下多事矣[illegible]退蓋將託[illegible]祿而終身焉[illegible]為人剛毅廉介事親以孝閨處昆弟篤[illegible]於友愛待宗族以恩義兼盡交友朋質直而謙下周貧[illegible]匱致致不倦也有負債而死者即焚其劵終身不問或有死不能斂者則賻以棺衾而葬焉宴居之間動必以禮言必合典則教子弟切切焉以勤儉謹飭為訓晚節優游築室別墅日以種花藝圃為事賓客過從者觴[illegible]賦詠必盡其[illegible]公之行誼表表在人耳目者蓋如此於戲世之士負才藝居顯位享高爵者固為不少而其隱約山林高蹈遠引以終其身者往往而是求其能如公之隱顯進退[illegible]然無愧於行誼者蓋鮮矣然則公之可傳於後者獨不在此乎余嘉宗淵能承公

之志而喜公之慶澤綿綿乎尚未有艾也故書以彰之且以為陳氏子孫他日之徵也

書南雅集後

予觀天下文章莫難於詩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辭氣雍容而意趣深長者必太平治世之音然求之古作而徵之於今何其寥寥也此予所以讀南雅之作而重有感焉南雅乃三山陳仲進甫因其所作以為號也仲進力學好古而尤工於詩所為古今體五七言各臻其妙辭氣之間雍容不迫而悠然有深遠之趣其太平治世之音歟且詩於政治之得失所關甚大仲進嘗為宜陽博城二縣丞復知江山皆有善政以及於人察其音之和則其施於政者可知矣仲進之子中書舍人登聞以此編相示且請一言予閱之數日而喜其言之合乎古而有徵於今也故書以歸之

書姚伯起考滿卷後

古之所謂賢守令者以其能順民之情不生事以擾之故政平事理著績循良至今猶班班可數而稱也予友姚伯起氏慈祥樂易為東鹿者六七年而民甚安之安之之道蓋亦順焉不擾之而已夫民易治也而令又與民相親也後世無善治之吏不與民親則又反其所好而厲之往往績用弗成以至於壞名災己者職此之由耳予來北京幾十年守令以賢明著稱者甚不多見獨

深州得故人蕭伯辰於東鹿得吾伯起焉深與東鹿相距密邇其人稱道二公之善若如出一口然迹其所以為治亦無大相遠者於戲使天下之為守令者皆如二公之賢民其有不治者哉伯起來報政將復還其邑學士楊公率能賦者作詩為餞而屬予一言予素知伯起故樂道其善而并及於深州且以為守令者之風勸也

書墨妙卷後

西昌劉士皆氏以四川按察僉事得代還京師乃求一時朝士之名能書者各書古人詩詞萃為一卷而題之曰墨妙今陞調河南將行復來徵予言以識末簡夫天下之物有可以愛玩嗜好不至於沉溺買禍者惟焉然而昔東坡猶以為戒謂不可以留意若留意於此則亦足以為病士皆脫灑超邁其篤好於此必能得其樂而無所病焉政事之隙時一展而玩之想故人於天上豈不重停雲之感而有無窮之思者乎卷中所書予未暇有所評品然皆各臻其妙使在後日觀之此亦為難得矣士皆尚愛重之

書顏氏三節婦傳後

廬陵自昔為忠節之鄉有若歐陽文忠公脩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忠襄公邦乂楊文節公萬里文丞相天祥其高風偉節事業文章至今磊磊軒天地與日月爭光故士生其間挹其流風餘韻未嘗不為之感發

興起甚至婦人女子亦漸染於詩書禮義之教至有臨死難而不回者此顏氏三節婦之所以為難得者也嗚呼當有元季世江右繹騷鄉之小夫傭奴皆崛起為盜無問強宗巨室悉受屠殘刼掠之禍其時三節婦若徐若蕭若張皆墮於強暴之手苟有貪生畏死之心鮮不受其汙辱而三婦皆能奮節守義切齒罵賊以至於死卒全貞烈之名雖古之烈丈夫又何以過之嗚呼若三婦之賢豈特足以刑於一家一鄉固足以風厲於一郡而為女婦者者則使百世之下仰而敬之則雖死猶生也節婦蕭氏子敬守溫粹篤實有文學以備纂之命留京師間持是卷來徵言於予予嘉三節婦之同

跋定武蘭亭

蘭亭模寫多失真以致真贋難辨余平生所覩石刻者無慮數十惟定武本尚存古意然見於世者甚少此本以為元大德間臨安唐師菩所藏而趙文敏公題識其下文敏以為紙墨佳而本工世所不易得者誠為確論矣因立敬常持此求題故書其後如此

跋周氏所藏先世遺墨卷

右手書一通元吉州路總管周公耐軒之筆也公在宋之季以神童科顯名當時仕至吉州刺史元有天下復兩拜總管吉之人在其時得不荼毒者公之力也故公之大節雖不著而郡之父老至於今德之於乎公其可

謂仁人矣　公博學洽聞勤於著述文章翰墨兼致其美此書公五世孫秉昂所藏秉昂之子忱今復以進士爲秋官屬故家文獻盖有足徵者矣秉昂來京師間以求予言念前輩之既遠想流風於異代不覺爲之慨然於是書以歸之以俟知公者尚有徵焉

友蘭軒跋

古之人取於友也尚矣夫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然則君子學以明道以成其德者其可無友乎滄之王士人羅孟載篤志於學其取友也不出于鄉于于天下而乃在於家庭之間其友非父子兄弟而獨慕於蘭者何哉豈非以蘭比德君子固尚之歟抑以蘭君深谷處幽獨而不競可以養德歟抑以其清操雅韻高潔不污而可以礪操歟孟載於是數者必深得之矣夫豈友之云乎盖不日而與之俱化矣俟余他日謁告南歸艤舟玉峽之濱尚當造孟載軒中相與賦詩酌酒鼓猗蘭之曲和澧浦之歌爲三友之會不知可乎否也姑書此以俟

跋黄氏敘儀後

予友東萊黄公福始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爲衛幕陞貳工部煒然有聲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遂擢公北京行部尚書未幾命往
鎮南交公鞠躬書瘁勤勞夙夜撫輯綏徠無一毫弗盡
者由是交人德公如父母而勳烈聞望遂著于天下當
仁皇嗣統以公久勞于外特遣人驛召還京改工部尚
書且命兼長宮寮比年
朝廷以交人反側復命公往鎮撫之將行命其子琮讀
書于南京郡庠因疏爲教儀以訓之琮服膺弗敢忘後
以公手筆裝潢爲卷持以請予識其下方公之爲教總
二百餘言其目有七首之爲學術已治家之道次之以
待人接物之方又次之以服用食飲之節其[illegible]
詳當鑿鑿乎若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者於乎公可
謂善教其子矣雖古義方之訓復何以加焉琮尚勉之
惟日孜孜因其言以究其理因其事以力於行審察於
幽微致謹於操持内外交脩終始一致庶幾賢人君子
之域可企而及矣琮尚勉之予日望子尚有以復我哉

世美堂跋

余嘗觀古豪傑士乘時奮興以其智力佐主定天下靖
禍亂小者身致爵祿之富大者勳名彝鼎之重莫不欲
傳之子孫俾世守之不替然或身歿之餘或易世之後
已陵夷不振至於門祚傾覆者有之此余於合肥王氏
不能不爲之嘉歎焉王氏之先有曰玉與其弟瑛俱以

忠勇事哉

太祖高皇帝戮力效謀東征西討屢建奇勲豐爵厚祿榮於其躬　天章寵錫光耀閥閱英武奮揚卓冠當時真可謂傑特不常者矣而瑛之後則有若迪以承之迪之後則有若謙以繼之六七十年之間王氏之祖孫父子兄弟纍圭累組繩々相繼如源泉之注愈遠而不竭亦何其盛哉今謙移鎮于温練達武事能舉於其職則所謂世濟其美者於斯堂有光矣嗚呼為王氏後之人尚益體先世之勤勞兢々業々恒以失墜為戒而思保守之不易則其流慶所及尚可涯涘哉因謙徵言遂書以歸之

跋吳氏家乘後

右吳氏家乘一編元處士伯純甫之所集其裔湖廣參政鼎之所重録也吳氏以族望於南昌曰北山自其皐祖太師儀國公居厚以相業顯於宋歷元迄今詩書德業之傳衣冠文物之懿數百年來愈遠而愈盛江右故家大族若吳氏者蓋不多見也今觀是集所載首於褒賢閣記則儀國為武康節度時之所作也其次繼之以序銘誌等作則皆有宋諸名公或為述其奕世名堂之義或載其先代德業之實舊家文獻粲然可徵於戲盛矣伯純甫集録時鄉先達胡霆桂先生嘗序以鋟諸梓以永其傳不幸中遭兵燹湮滅散軼某懼其久而不足

徵遂記其鄉友中書舍人王仲叙重録之以藏于家其用心之勤可知矣夫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莫傳吴氏之先儀國尚矣其承藉於後者固未始乏人今某以經術致身屢叅藩閫綽著聲稱所以紹儀國之烈以爲吴氏之光者安知不在今日乎吾見是集益將續書而不替矣某之後人尚其世世寶藏而篤念之哉

跋蕭氏族譜後

君子之所以重其譜者蓋所以敬其先而重其所出也族之有譜雖衰世之事而亦少寓宗法之意故後世顯之廬陵之一曲山蕭氏其先爲瀏陽人五代時有文[illegible]避馬氏之亂始來居廬陵今翰林脩撰時中距文[illegible]有三世蓋已五百年于此矣譜有乾派有坤派者蓋本於文昌之五世孫廷珣廷珦兄弟各以其子孫系於二大派之後今時中出於乾派則爲廷珣之裔也廷珣之子麟爲仁化令者嘗脩緝家譜其後亡軼十不存八九至時中之考樂存先生乃掇其遺亡補其缺略於是世次之先後族屬之疎戚子孫之傳叙始粲然備見於其間而所謂舊譜者至是復完而無恙矣時中間以示予而復求一言以識之予故推本其先與其祖考致重斯譜之意以告其後之人俾於是有以敬其先而重其所出而不至於輕忽廢墜則其詩書福澤之美子孫科目

之盛將由是而益光顯矣詩曰毋念尔祖聿脩厥德吾
於蕭氏尚深有望焉

跋勤禮堂卷後

為政不可以無禮禮以定民志而一風俗也孔子曰齊
之以禮又曰上好禮則民易使禮散在於事物之間而
行之則在於人君子行禮以導民莊本於勤未見其效
之有成也余友蕭君雲高為安吉令在職三載孜孜不
怠示民以禮而秩然有其序上下之間無鬪爭凌暴之
風非勤於禮者其能若是哉蕭君尚勗之他日以良吏
書於史策必以安吉為首稱余當執筆以俟

表

百官賀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天命維新遹隆萬年之寶運
皇儲冊建光列聖之宏謨中外交歡臣民均戴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文武聖神化符於堯舜
剛健中正敬承於
祖宗歷德教於華夷霈澤於遠邇明彰至理茂啓鴻
圖隆太平於邦家建元良於儲副盛禮煥頒於寶命
前星炳耀於　青宮上允協於
天心下永符於人望所以承

宗社神靈之統所以係海宇臣民之心弘福慶於國家
衍太平於萬世臣某等欣逢盛事喜切中心外順內
安仰
皇明之如日河清海晏祝
聖壽以齊天
百官賀 皇太子箋
伏以
寶運隆興衍 皇圖於萬世
明冊正表儲位於東朝遠近騰歡神人交慶欽惟
王子殿下 天日之表龍鳳之姿 膺冊命之典於
元良之寄

宗社所重永衍於繼承華夷之心咸深於歡戴臣某等
幸茲遭遇 實切抃欣日月光華仰
前星之炳耀 乾坤清泰祝
睿算以隆長
命婦賀 皇后箋
伏以
天佑大明茂隆 寶祚 皇儲正位永固邦家欽惟
端一誠莊慈仁寬裕柔順協坤儀之美肅雍
著內政之成斯以關雎之和茂彰麟趾之瑞儲宮肇
建得四海之歡心
宗社隆安重萬年之邦本妾某氏等均切欣愉謹伸慶

賀祝
皇圖於永世祈　睿筭以千秋

賀嘉禾表

伏以
帝德承天盛世肇開於景運至仁育物萬方表瑞於豐
年喜溢神人歡騰中外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堯舜聖恊禹湯㦆大如天包六合而無
外溥厚配地普萬國以皆春咸和氣之冲融致休禎
之屢應維茲東甸地接神京[illegible]令節於三秋來嘉禾
於九日金莖濯露糅光采於[illegible]王穗搖風布馥芬
於[illegible]紫殺匪以備[illegible]之[illegible]共[illegible]
[illegible]禎之可以覩[illegible]年之兆斯
聖神之感格欽崇[illegible]之豐穰生民咸樂於生成八下同
慕於熈皡臣某等躬逢上瑞誠切抃歡
日月照臨賛
皇圖於一統　乾坤悠久祝
聖壽於萬年

賀平殘虜表

伏以
帝德廣運萬方咸囿於仁恩
聖武駿揚羣醜莫逃於天憲斯以成功之速皆原
睿筭之神中外均歡神人交慶共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知聰明道合唐虞德業經緯乎
天地治隆湯武事功卓冠於古今凡居覆載之間悉
在照臨之下惟茲索虜屢擾邊陲肆動
天威肅馳虎旅將士用命奮發於雷霆狐鼠潛形莫逃
於窟穴戮鯢渠而不釋執醜類以咸來被革褁氈男
女耄倪之載路連雲擁霧馬牛輜重之入關瀰河萬
里以長清沙漠一塵之不作茲皆本於
宸算用永靖於邊陲
宗社之尊安衍治平之福慶臣某等恭逢
盛事喜切中心海晏河清仰
神功[illegible]頌
聖壽於萬年

謝追封三代表為安遠柳升作

伏以
皇明啓運溥恩澤於羣生
帝命誕敷錫褒封於三世蒙恩深厚感戴奚勝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聖神文武功高列代化被萬方一
德格天體無為而致治重華協
帝建有極以錫民是以致天下於泰山之安而措
宗社於磐石之固也伏念臣升才質猥陋智識凡庸昔
備戎行薄殫勤力幸際風雲之會忝膺封爵之榮而
典載加尚不忘於先世

恩光下逮復顯被於幽明旨斯異數之須實出非常
之賜春生泉壤喜溢門庭弘深
天地之仁永遠子孫之寶臣升敢不懋勤夙夜罄竭
愚衷俯攄葵藿之誠少效涓埃之報望
天顏於咫尺莫殫寸忱頌
聖壽於萬年敬伸三祝

追封謝表為應城伯孫亨作

伏以
聖德弘深郵典特隆於今日
寵章焜耀推恩復逮於先臣喜溢幽明豈勝感戢恭惟
皇帝陛下道高堯舜功軼禹湯欽天勤民祀八[illegible]
[illegible]法天圖治協萬國以咸寧同錄熙皞之仁均被
生成之賜伏念臣父嚴昔侍藩邸卒備使令繼蒙
奸宄獲殫微力論功行賞[illegible]於褒封竭慮攄
誠白首尚懷於報稱[illegible]化於朝露載蒙申錫於
榮恩顧茲異數之[illegible]實出非常之
命永遠子孫之寶佩弘開闢之輝光臣敢不勉效
勞勤繼承先志益圖補報答
君親日月九重聽
天顏於咫尺乾坤一統
聖壽於萬年

聚奎堂銘 有序

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嘗得隙地於長安東門之南構屋為朝退宴休之所方落成適當取士之期故事第一甲三人例授官翰林既就職同官必相與設宴以慶時翰林公署未成學士江陵楊公請於公之居成禮焉於是群公畢聚冠衣儀飭進退有容宴飲甚歡以去廬陵楊公遂名其堂曰聚奎蓋謂奎主文章以覘今文儒之盛其兆若前代五緯之聚奎然惟昔大丘長陳仲弓常謁高陽荀季和二家子孫皆賢德時太史奏此

星見以為五百里内有賢人聚當今
文明盛時諸君子皆才德之賢相與會聚又咫尺之垣
之近安知今之職星象者不有所見哉名之曰聚奎宜
矣一時士大夫咸歌詠之間示余屬識一言因以而銘
之曰

維昔五緯聚奎符禎其禎伊何天下文明基有顯象
名曰德星賢人所聚其瑞斯呈在昔既然今豈無徵
奠人高堂近接
帝城君子有位持國之衡君子宴休思政所出
國家閒暇海宇乂寧賢才奮庸接武登瀛啓宴樂
集時英彦如在列朋酒斯饗冠文讌衎
醉不失愛樂而合貞匪樂之慈惟禮之成組幽君子
濟濟在廷臣特致治際此嘉亨象由天顯亦由人興
惟我
皇明
聖聖相承涵人煦和氣薰蒸人賢維茂象緯以彰觀
占有式仰察惟精定應垂象昭此昇平豈俾於古獨
擅厥名斯堂之光羣公之榮我作銘詩永揚嘉聲

時敏齋銘 有序

六經之言學肇自武丁之命說而惟學之道曰遜曰
敏而已遜則虛以受人而如有所不能敏則勤以勵
而如有所不及大抵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學無已故

秋代序老冉ゝ其将至不遜志時敏學其有成我支人
郭君鼎貞自少有志於學虛已下人有惟恐不及意嘗
以時敏名齋盖以自警也今歷仕秋官而夙夜拳ゝ猶
不忘乎學誠可謂無時而不敏者矣君来徵銘有不可
辭乃為之銘曰
惟皇降衷均厥賦予曰義曰仁德莫不具惟德如何
有積乃大君子于學思罔或懈詩書六藝具在方册
窮覽貫通時敏之力念茲在茲勿玩勿愒無或半途
斯道可至譬乃鑿井深則及泉亦猶播種勤則有年
嗟ゝ學子矜世衒名鹵莽滅裂詎底其成一㬥十寒
[illegible]以懈輟茫如望洋悵若[illegible]

慕古為學明於上[illegible]志力行恪勤于職
業ゝ兢ゝ早作夜思惕其若臨涵養操存祇栗一心
齋居有嚴日新又新我其銘之尚昜後人

樂善堂銘 有序

平江伯陳公瑄嘗以樂善題其堂閒屬予繹其義而為
之銘予惟善者德之[illegible]美無雜原於天而具於人人皆
有之也然人之於善[illegible]慕之者鮮能好之者尤鮮也至
於樂之而不倦者非其[illegible]言與行一心與理融而為誠身
有道之君子者不能[illegible]也公今為國柱石勲庸著於旂
常聲望重於海内而其[illegible]平居樂善孳ゝ焉有惟日不足
之心是真所謂古之君子而誠身有道者矣予故樂道

之而爲之銘曰

惟人之生萬善咸備全純不雜至精而粹其善伊何曰義與仁曰禮與知本乎天真大而綱常微而動息當理不偏皆善之徳衆人慕之亦鮮克好君子樂之深造夫道猗歟平江爲國重臣勲業之茂徳行之醇含英咀華由中達外以善爲樂心廣體胖其樂何以日用從容言與行一心泊[illegible][illegible]非仁不爲非義不履左之右之折旋規矩斯實可樂厥身乃誠徳崇業[illegible]益鴻厥聲吾聞積善必承天祐匪惟身榮寔昌厥[illegible]猗歟平江享有崇封孫子[illegible]賢詩考弥隆高堂亦[illegible]君子之宅咨爾後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毀

默齋銘

凡人有言恒出于口樞機之發榮辱所召繹言如泉維口如隄湝流弗謹爲河爲溪是以君子不易于言守口如瓶懼致尤愆匪惡於言而尚以默發必當理以寡爲德我觀佞夫利口諜諜招怨買禍曾不自惜君子存誠克念克敬謹言慎行表裏交正有翼其齋聖賢是則監此銘詩其永無斁

陳思孝硯銘

其質澤而温其體重以確逾端溪之子石超鄴下之銅爵涵清泉於靈寶起玄雲於斷齶集毫端之芳潤散妙蹟於製作斯所以常侍乎君子而爲至珎之大

璞也

明其明銘

人之有心具夫衆理虛靈洞徹如鑑止水是曰明德乃得於天、四端既具萬善備焉人惟有欲耳目口鼻外物誘之爲欲所蔽本體既昧明德斯昏涵養克治其明乃存惟目亦然明以能察高視八寰微見一髮亦既病矣若或翳之匪伊視遠爲眊爲眵百病所功甚者在目弗有善醫明曷能復猗歟陳氏術業專門二世攻目慶澤攸存爰築居室揭額明明金鎞電掃以啓羣盲嗟彼世人心盲目瞽內外交蔽[illegible]俾吾明明盍洽其內內寧外安良醫之[illegible]

以懋厥德是爾來裔尚其茲靡忒

畫像贊

職方周先生畫像贊

君以弱齡挺特自奮讀書學古奮然有志棲遲林皋泊乎布素弗競弗趍復坦然易中遘休運始出而仕首教桐城作興士類繼佐即墨政是用理入教國子揚于道義擢輔親藩正言不諱益堅其守益昌其氣知遇聖明弗爲擯棄既出復入遂爲博士遴以廷薦躋于顯位用副職方以贊于治白首不渝志操彌礪冠衣有容屹若山峙所養之充惟德之似尚期老成

璞也

明其明銘

人之有心具夫衆理虛靈洞徹如鑑止水是曰明德乃得於天、四端既具萬善備焉人惟有欲耳目口鼻外物誘之爲欲所蔽本體既昧明德斯昏涵養克治其明乃存惟目亦然明以能察高視八寰微見一髮亦既病矣若或翳之匪伊視遠爲眊爲眵百病所功甚者在目弗有善醫明曷能復猗歟陳氏術業專門二世攻目慶澤攸存爰築居室揭額明明金鎞電掃以啓羣盲嗟彼世人心盲目瞽內外交蔽寔[illegible]額、陳君明明盡治其內內寧外安良醫之[illegible]以懋厥德愚爾來裔[illegible]茲靡忒

畫像贊

職方周先生畫像贊

君以弱齡挺特自異讀書學古奮然有志栖遲林泉泊乎布素弗競弗趨獲坦然易中遵休運始出而仕首教桐城作興士類繼佐郎署政是用理入教國子揚于道義擢輔親藩正言不諱益堅其守益昌其氣知遇聖明弗爲擯棄既出復入遂爲博士遄以廷薦躋于顯位用副職方以贊于治白首不渝志操彌礪冠衣有容屹若山峙一能容之充惟德之似尚期老成

臻于百歲後千萬年詒于孫子

張宇清真人畫像贊

葆冲毓和如春之融與道為徒玄教之宗下上太清浮游昆侖憑虛馭氣惟以永存

胡敬方先生畫像贊

問學該洽有本有源也學優純正弗頗弗偏也浩然有為以古人為徒也儼乎斯君子之儒也

陳參政子魯畫像贊

績學鄉郡而發身乎科第列官詞林而親承於帝制懷謹畏以自守恪約而不肆適遭遇於聖明遂擢於□□歷於選臘重寄實於

德意恒夙夜以兢兢戒淵冰於顛隮浩乎而氣益充毅焉而操愈厲於乎此所以永祿終譽而克享富貴者也

蔣侍郎驥小像贊

貌溫而氣和行篤而志確以文學而參侍從以編摩而居館閣周游兩京之間歷乎三朝之際方躋學士之榮遄陟秩宗之貳謂宜享壽祿之遐胡遽有死生之隔覩遺像之儼然發永慨於今昔

陳中書登畫像贊

儼乎其容癯然其狀以文藝而馳聲以翰墨而自放識彌廣而辨愈雄志彌堅而氣益壯知之者以為博古之老成而仰之者咸稱為中秘之哲匠於乎此其所以優

游夫石渠天祿之間而翺翔[illegible]乎

鑾坡鳳池之上也

劉僉憲咸畫像贊

氣和而充識周而通發身[illegible]第歷躋顯融爰冠在首華

瑶在躬凛乎風采君子之[illegible]

蕭深州畫像贊

發身本乎儒雅歷官至[illegible]成觀其容儀則粹然圭璧

之溫潤觀其持守則毅[illegible]柏之堅貞規畫有條而政

自理撫字有方而民以[illegible]潁川之遐躅揚渤海之芳

聲於乎此其所以爲岂[illegible]君子而遭逢乎太平者

陳太守[illegible]

蒼然不變者松柏之貞湛焉不汙者冰玉之清作士林

之翹楚紹文獻之家聲晚際風雲之會幸霑一命之榮

惟歉焉而不足乃自任而弗輕匪曰力行於孝弟寔以

圖報於

聖明於乎此所以行期於古用適于今而爲練達之老

成者也

楊德誠小像贊 刑部侍郎勉之父

神完氣充以養其貞幅巾消搖以遺其名曰壽而康以

篤其慶子孫之蕃以樂太平

丘慶士時用畫像贊

其容之溫溫其言之恂恂居鄉而忠信是與居家而禮

義是敦招風月以爲交約詩書以爲鄰邀乎畎畝之志悠然湖海之情此其人所以養之學居之安而能樂乎考槃者也

陳俊文畫像贊 為欽天監挈壺正

寛和而不迫謙慎而不矜探賾象占得羲文之奥究察地理識陰陽之情早受知於
明聖寔見重於公卿名列五官之秩
恩沾一命之榮斯所以朝衣朝冠日近
天顔而出入乎大廷者也

黄子範畫像賛

抱敦實之學負耿介之資不翕々以附衆不汲々以[illegible]

時其行己則[illegible]高於道義其居官則無間於[illegible]初求其人於[illegible]黄綠度之風視其貌蓋亦宜斯立之長於乎清江雲嶂之間岩[illegible]白雲之外尚俟予懸車而來相與詠歌太平以爲香山之會者也

太醫院判蔣用文畫像賛

盎然而温者春陽之舒介然而清者氷雪之敫養之深而氣盎充行之篤而守有爲雖曰究通乎經術之懿實亦兼盡乎醫師之良斯所以遭遇於明時而瞻乎日月之光顧老而彌篤者服勤報
國之心至久而弗衰者適時澤物之志於乎此其爲忠厚之士而無愧於君子也

蕭欽讓畫像贊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藴謙和之美履孝友之純磊落田園之趣逍遙風月之情惟是閒散之可樂曾何榮辱之足驚宜其壽考康寧無憂無慮而享福於太平者也

贛之寶臺觀道士丹霞子畫像贊

盎乎其氣粹乎其容練真除餙探賾玄宗玉珮雲裾振揚天風上朝
紫宸退觀鴻濛與道為徒何始何終

僧錄司右覺義雲山畫像贊

至哉佛氏稱大雄甚深微妙具圓通法身變化不思議十方充滿妙難窮雲山學佛出南詔當年被召謁九重

禪林所得清淨精持戒行勤初終菩提妙義時演說慈雲下布蓮臺上伊誰若此丹青筆為貌滿月開真容輝光一時徧寶刹人々讚歎生敬恭我聞佛身出萬劫不生不滅了無跡恒以大虛為體相視此妙法皆虛空雲山究竟無係着須離諸幻超夢々慈悲利濟悉平等成就願力揚宗風永贊
皇圖隆佛道四方八表登時雍

董長史畫像贊

學足以明理應足以守身謙乎其不伐介焉而不羣出則長民於百里入則領教於成均揚休嘉於藩邸撫風裁於縉紳繫豈弟之君子庶無愧於古人

趙長史畫像贊

肅容正冠儼乎有思也篤學力行浩然有為也廟堂之器松柏之資也永保終譽壽考為期也

彭子斐畫像贊

世承文獻之懿家傳尊門之學得褒貶於師承究微言於先覺浩然而氣愈充歛焉而志彌約接論議於搢紳與讎校於館閣是將鳴太平之盛為道德之光而作髦士之矩矱也

于中書子揖畫像贊

翛然林壑之清烱乎冰玉之潔託闤闠以自晦處市衣而弗折際熙運於昕朝沐榮恩於逸節

雍容蕭綵侍以娛悅適几杖於燕休寄嘯歌於風月綏福履之未央享眉壽於大耋

郭郎中懋貞畫像贊

衣冠之族汾陽之冑振家聲於兩郡之間承世澤於千年之後爰發身於科目遂擢任於郎官平恕每存於心曲聲華素淵於朝端顯融幸際於清時補報敢忘於白首庶幾眉壽以為期尚攜休光於永久

贈翰林編脩曹處士畫像贊 編脩義之父也

養以澹泊居以坦夷春風秋月衎樂以熙優游太平壽考遐躋爰用于貴畀以清秩命服之華儀容有飭子孫其承永世無斁

張和卿畫像贊 陜人今冬官正明之父也

在昔壽州牧守維良酡顏鶴髮燁其有光 皇用追錫寵以天章善既弗矜慶則未央猗歟壽州其永弗亡

郭處士檜林畫像贊

汾陽之系忠武之胄詩禮之傳衣冠之舊惟善是承惟德是懋尚永無替以詒厥後

龔仲墳畫像贊

養乎內渚然而自足接於外温然而可掬雖托迹於公卿亦忘情乎榮辱綠髩朱顏角巾時服步天上之春風散杏林之朝旭匪余識其平生伊誰知其幽獨於戲[illegible]所以為仲墳而有此康寧之福

致遠者無一息而敢怠無一時而敢忽惟而[illegible]其用則所以享祀而登宗廟所以調元而經邦國者又安敢不致其謹而以鎮趾[illegible]餗為戒哉公鉉之往也尚充其學篤於踐履以求無愧於父師命名與字之意異時出而際風雲躋顯仕膺鼎鉉之任以建功立事以顯親揚名而為廟廊之重器著吾於子蓋深有望焉

郭用檜林字說

鄉先輩孔公貫道嘗名其郭氏之甥曰用而字之曰檜林且曰檜非常木吾夫子嘗植之闕里至于今子孫族人護視之蓋謹而不敢忘四方過者必拜而後敢仰觀焉檜之見重於聖人也重於後世若此則字豈可輕哉

於戲先生之期待於者何其切至若是也先生没巳久其甥既長恒為余道其舅氏所以命名與字之意且屢請為之說余不獲辭則進而告之曰檜貞木也其質勁其性確其内栗而文其根盤而深其幹端而直其枝葉蓊蔚陰翳滋潤上可以蔽天日歲寒霜雪凌厲挺立霄漢氣色芒寒而略不為之變及取其材而試之則足以任重負厚柱明堂棟大廈屹立宇宙以為四方之仰瞻則檜之用豈不大矣哉人之為人鍾和萃秀直方雅厚以端其性敦柔温裕以養其心輔之以仁義忠信歌之以詩書禮樂剛正弘毅内之而無所歉外之而無所求一旦推而達之於天下國家則足以尊主而庇[illegible]人而澤被遐功立事顯融當時以垂聲光於久遠者其用亦弘矣檜林尚顧名思義兢兢焉閔閔焉生息涵養以充于其内培封扶植以立于其外將見繁殖滋榮庶霄長雲蔚然成林林材不可勝用矣昔檜林之先人德存甫温雅篤厚好施予以醫藥濟人與先少保尚書雪厓先生交莫逆其時貢道公尚無恙先少保與公往來尤極雅善四十年之間前輩風流若逝波不可復見矣獨檜林猶能稱道其一二以益余之所不及此為可嘉者檜林勉勉尚求之無負於舅氏之命以為斯文之光則他日所至又未可量也

傳

蔣侍郎傳

公諱驥字良夫姓蔣氏錢唐人也祖秀實以隱德終父均美以公貴封左春坊司直郎母姚氏封安人公少好學攻文辭弱冠以春秋經試浙江鄉闈屋前列遂第進士擢行人能其官永樂初

太宗皇帝詔文學之臣纂脩

高廟實錄公預焉書成陞翰林檢討賜白金文綺龍衣已又與脩永樂大典為副總裁賜楮幣綺帛前翰林學士解公出為交阯叅議以事逮獄公坐累拘幽者十餘年中局坦然日以書史自娛未始有幾微怨懟

仁宗皇帝即位宥復前官逾月陞左春坊司直郎
今上皇帝嗣統之初以宮僚恩遷翰林侍講宣德紀元
奉命祀東鎮洎大禹南宋諸帝陵竣事遂得便道省謁
其親公家錢唐二親高年在堂且膺封秩公復使命歸
本郡方岳重臣以及郡邑官僚咸瞻望下風公憮然不
敢當日戲綵承顔以壽其親椎牛釃酒以宴集其姻鄙
鄉人榮之歸 朝與脩
兩朝實録書成賚錫循永樂故事復進秩侍講學士無
何 上命左右大臣簡廷臣之才且良者佐六卿公亦
遷禮部右侍郎衆慶得人莅職逾二旬得风疾不

上聞爲之悼歎遣使賜祭且給舟歸其喪命有司為治
祠墳 恩典之加可謂厚矣於乎公天性孝友嘗迎司
直公就養京師朝夕起居侍奉備至獨母安人道遠弗
克就居嘗悒々以前此奉祀匆遽不盡膝下歡屢欲歸
省位編摩事劇不果言及輙欷歔慨歎兄弟二人公居
長與其弟友愛無間言 公素善筆札嘗奉
命書列女傳特被褒賞禮部會試兩爲同考官時推其
公爲人美丰儀善談論尤喜賓客所居軒楹清曠凡席
整潔佳花異卉雜植前後客至詠歌觴酌歡如也其雅
懷洒落蓋如此予每私竊自念同年數人在
朝多顯仕公獨居散秩洎遷學士深以為慶拜侍郎益

為之慶盖冀其有為以遂其平生所志也柰何天不慭
遺遽焉殞逝聞者莫不痛之公享年五十有三所為詩
文總六卷前後所録公夕手筆云賛曰
士之負才器問學固將有為於世也其或仕與時違
不能奮揚其藴蓄蓋有命焉耳一旦遭逢可以有為
矣而天不假年志與願乖豈非命耶若蔣公久居散
秩中值坎坷仕將終才逮逾中歲躋于顯融足以自
見而奄焉捐世信夫命之不可以強也雖然公平生
所致磊々若此亦可謂傑特之士矣夫復何憾哉

袁義士傳

袁大珎字仲仁其先鄞人也自其曾祖以禮來宦△
遂為金華人仲仁生元之季遭亂而廢學其父嘗告之
曰汝無以弗學為歉古人往々有不知書而所行自不
悖於道者汝弟能篤於信義使鄉閭稱為善人斯可矣
仲仁謹識之不忘遂刻意樹立營植生產孝事二親朝
夕惟謹父歿哀毀幾弗勝母董氏患末疾日扶持在側
未嘗頃刻違去至躬親矢溲前後凡五載如一日從兄
大通客死東甌仲仁匍匐往収其遺骸以歸嫂張氏吴
氏孀居無子仲仁養之終身二姊適甯氏與皇甫氏皆
寡為迎歸于家畢其男女婚嫁割田園贍之度能自給
乃已撫其孤甥[illegible]其為之擇配養其外姑楊氏幾四十
年而終友人張彥希仕為雲南幕官致政于家一夕夫

婦為仇家所殺惟一女甫生仲仁往哭彥希甚哀為持其女歸養之如已子且為迹其盜禽之皆置于法鄞人蘇某至金華遇疾同行者委之而去仲仁遣人舁至家求醫藥甚切疾愈其人弗忍去者久之郡人死無葬地多焚燒棄其骨江流中仲仁乃捐其負郭田若干畝俾葬之人呼為義塚又嘗用已貲為石梁造二舟以濟行者人感德之鄉鄰皆稱為義士云贊曰

古之人雖一才之美一行之懿莫不著之史傳以至百世之下猶使人仰而望之得以感發而興起矧仲仁平生善行之昭著於時非一而足其傳於後世復何疑哉故為之傳以俟時之觀民風者有所採焉

王母洪孺人傳

王母姓洪氏字宗南台之寧海人唐開元間有為諫議大夫諱某者其始祖也代有衣纓為鄉鉅族祖某父某[illegible]既笄適奉化王宗禮王故著姓與洪閥閱相望宗禮父元帥府萬戶伯英伯英父連山鄉官希伯希伯父兩浙運幹子震而鉅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太傅敬玘寔宗禮十三世祖云洪歸王氏生四男子文琳文葩文彧文璿時王氏之族人被鄉人誣告逮赴京宗禮為白之皆得免及還道感疾劇甚臨終謂洪曰死生命也吾無所恨惜所念者二親垂老諸孤稚弱未有所託耳君能成吾志乎洪泣曰夫在且猶敬事撫育不敢怠矧

夫亡乎有不一心王氏者有如日遂斷髮為誓宗禮卒洪年甫三十居喪哀戚甚終身不事膏沐躬親饋食養其舅姑舅姑歿盡禮喪葬且日夕攻絲枲資遣諸子就外傅受業時今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延平陳公伯高典教奉化洪謂其仲子文葩曰吾聞陳先生賢而善教汝家世以宦業著聞汝父嘗以早卒不獲繼先緒為憾汝盍往就學以成父志文葩遂負笈入縣庠從陳公游學成今為國子生方嚮用于時洪性嚴正而好施與王氏族聚蕃大洪於諸母行最尊羣子弟有不循先世遺訓者入見輒諄諄訓諭有不悛者歲節會拜必公言於衆愧之否則令諸子姪白於族長黜辱之必改而後已鄉鄰宗姻死喪患難不能濟者即捐貲助之且語諸子曰此為汝輩植德計勿吝也年登七十有七尚康強無恙鄉閭閨閫之稱女範者悉歸之見孫曾四世云

太史氏曰女婦之德見於載記尚矣守貞節者孝慈或鮮聞況能以教淑其子及其宗族乎若王母洪氏者其兼而有之若此豈非女婦而士行者耶則享有壽考宜矣其子方將佩服懿教力學以顯名於時吾見其與古之稱於載記者不幾矣哉

哀辭

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楊公哀辭 有序

泰和楊公子將其先蓋出漢太尉震之裔轉徙錢唐歷廬陵吉水始家于此祖景行元進士官至翰林待制有盛名公自少穎敏過人讀書力學總角已有聲籍籍其爲文操筆立就迥出時輩儒先長者皆器重之平居孝於親友於昆弟忠信篤厚出自天性閱歷險夷終始一致拯顛濟危汲汲然惟恐不及而不幸享年不永卒之歲纔三才有四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哀悼之予生晚弗及瞻望公之風采幸與公子士奇同官

禁林出入侍從幾二十年公以子貴荷蒙

恩眷贈職官僚。 寵光下臨賁及幽壤公之所以得於
天而敷遺於其後者可謂盛矣公潛德懿行以共載墓
碑予不能無言獨哀之以辭且以慰吾士奇罔極之思
而昭示於無窮也辭曰
緊關西之苗裔兮瞻閥閱之孔華仰大尉之盛德兮
矢清白以傳家羌華陰之遥遥兮卜錢唐而轉徙再
遷于廬陵兮耀官牒之有煒繇文江與西昌兮濬慶
澤之彌深聯遂軌於文場兮待制處乎詞林睠夫子
之克承兮偉妙齡之英秀方髫齔而知學兮披奧義
而研究惟天性之孝友兮敦行誼於彝親探聖賢之
遺言兮邇克踐於其身年甫冠而馳譽兮抱韋編以

祭太保陽武侯薛祿文 追封鄞國公諡忠武
惟公之生 風翼才略 乘時奮興 鳴劍撫[illegible] 公負剛勇義
[illegible]思所為 國靖難 惟公[illegible][illegible] 咸會之機 雲龍風虎 公
[illegible][illegible]在 惟忠與武 天戈所向 如霆如雷 公冒矢石 無堅
[illegible]惟既清 內難既奠 邦國爵位 逞加有聲 赫赫胡冦 犯
順[illegible]師親征 公為前驅 沙漠肅清 積勳累勞 薦受寵典
進位師臣 極于崇顯 公結主知 終始一心 屹為柱石 以
[illegible]任爰城 [illegible][illegible]爰[illegible] 亦既克完 而公病篤 還京
[illegible]朝 力疾自陳 賜[illegible] 榮命醫
恩恤益勤 公宜少留 溘亦遐棄 計聞 興嗟 錫爵賜謚

存歿哀榮如公幾人公死無憾失茲老臣予輩交游凋
落 朝列自公云亡孰不嗚咽爰寘一觴載陳以辭公
靈如在尚其鑒之

祭宋駙馬琥文

惟公出自名閥器宇端厚昔在
太宗選配貴主嘗命鎮撫西陲式副倚注繼命居守南
京小心周密弥效勞勤既而閒居數載恪謹自守
皇上用篤親親之任以心膂而一疾弗支遽焉長往
宸衷軫念所以眷禮於公者甚厚公可無憾矣某等辱
在交游切深感悼謹詞致奠靈爽如存尚新
歆鑒

祭僉都御史嚴升文

惟君有學有行早擢科第首爲牧宰稱於其職擢繇外
憲改佐郡符入典郎署遂貳大理涖歷歲年益嚴操履
朝廷重耳目之寄陟僉憲臺自莅職以來夙夜惟寅振
起紀綱剗決宿弊政令一新人用畏服夫何一疾遂以
不起凡在同朝皆爲傷悼某等相望非迩弗獲躬赴緘
詞遠寄寓此一觴君尚有聞鑒此誠悃

祭兵部尚書張本文

惟公器宇清粹性行剛介負通敏之識藴經濟之材始
由官政宰邑有聞用登郡守遂參大藩入佐冬官復贊
邦刑敭歷中外聲譽咸彰操履之嚴始終一致

仁考繼統之初急於用賢首擢公司馬
皇上委任舊人益隆寵眷加授少傅復命兼職地官公夙夜孜孜講求治理嘉言讜論日進于
廷整飭兵政懲濫冒之失清理錢穀革欺瞞之弊黽勉不懈一心為國
上納其中人服其公惠利及於軍民事功著於
朝廷方冀績效之成以副倚托之重詎意一朝遂成永訣當寧興悼䘏典有加凡在闕知罔不傷感某等久同朝列契誼尤深忽此相失溺殆心[illegible]繼今欲承顏接辭以罄平生而音容日遠不可復得矣一觴薦誠想公[illegible]公其有知來格來歆

祭戶部尚書郭敦文

嗚呼公之器宇靜亭而凝峻公之德性孝友而謙和公之存心處正而不阿公之持身厲操而不變方入仕之秋遭
聖明首登郎署繼任郡守用佐藩閫贊貳六卿爰
陞踐於地官遂總理於邦賦身任勤勞而不替心懷忠純而不忘歷事
四朝[illegible][illegible]終始一致踐敭中外宣清白而一心厲茲委任之隆宜享壽祿之富何一疾之弗支竟逾月而不起
九重為之興悼百僚為之惻傷某等辱在交游久同
朝列忽一朝而永訣與萬古而長辭爰陳菲奠寓此哀

怳惟公不亡庶其鑒之

祭胡學士光大文　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惟公之生器宇夙成粤自髫齔煒然有聲壯遊江湖襟
度灑落傲睨物表寄興寰鄽繼登庠序學問益充如玉
韞璞如金在鎔射策決科蜚聲場屋一魁天下人望所
屬爰歷清要列官詞垣步武玉堂出入金門備承
恩遇眷顧益隆論思獻納夙夜在公掌
帝之制温純典雅雲漢之光被于華夏黼黻鋪張
皇猷日宣地位清切委任尤專
帝命時及賚錫繽紛繡衣象簡照耀青雲公既蒙
恩益勤厥職慎密小心靡間朝夕方期眉壽以享[illegible]
豈謂二豎倏焉相嬰薤露興歌九原不作
聖情嗟悼百僚驚愕卹典攸加褒贈愈厚于公死無憾後
世有耀顧惟交游中心孔悲昔也同列今焉永辭旅櫬
言還道路悠邈睠兹故鄉窀穸是託臨岐祖奠涕泗其
滂哀我長訣萬古一觴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鎮交阯沒于戰陣贈少師謚愍節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才薦首
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匪懈惟明惟公寔稱
委任仰副　宸衷交人梗化肆造叛逆公贊元戎屢效
勞績閱歷二紀撫鎮炎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橋之
役公謀既善彼拒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爲衄寇勢披猖

惟公秉義奮氣弥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為國有
死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英風振于遐荒公死
如歸　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稽行錫謚
恩卹有加命子以官鸞誥寔華予忝交游夙敦情好公
既永逝益增悲悼有殽載俎有酒盈尊一觴致奠靈其
如存

祭都御史胡元節母大夫人郭氏文

惟夫人以貞淑之姿柔順之德來歸名門作配夫子親
操井臼敬事舅姑洽比族里儀範閨闈慈以教子寬以
馭下內助勤儉有容有德卓哉令子發身經術歷躋顯
仕荐膺崇秩祿養之富光華晚節　隆恩褒錫

人之役將奔訃南還求其太夫人之事行來請言以表諸
其墓余不獲辭則為之述曰夫人姓劉氏世居吉之貢
璜曾祖則恒祖伯新父汝楫皆有鄉行母廟氏夫人自
幼莊重警敏勤女紅精於紉縫剪綵父母特愛重之年
十九來歸元節謹密小心於杵臼廚傳之事皆身任其
勞事舅姑恪謹不違處妯娌遇內外親屬和而有節居
常以禮自閑不見惰容不為疾言遽色寡嗜好喜周給
窮乏視親屬貧不能衣者不待已足輒分與之於書雖
不甚解而日用酬酢處之自合理道永樂壬辰元節以
進士擢任御史夫人挈家來京師方僦屋以居屋且弊
僅庇風日處之晏然未嘗有不足之色時元節之先君

子西澗公由鄉校登貢成均歲時往来于家夫人姚愉
承順凡賓親故人来過者必為之治酒食使相歡洽雖
極勞未嘗有厭倦意公喜曰婦善事我庶幾可以少安
矣其後元節為憲使廣西夫人間關萬里侍太夫人以
從比至官所居舍宇頹弊不勝而地又卑下沮洳夫人
日躬洒掃補葺弊漏候起居調膳飲和容悦色未嘗不
得太夫人之歡或時具酒殽率長幼同元節舉觴爲壽
太夫人怡然乆益相安又若未嘗去家也已而元節調
官東廣未逾月
仁宗驛名還京改官大理夫人又自廣奉太夫人南来
同處處未乆元節有

[illegible][illegible]軫千愁之悲百僚興云亡之歎雖卹典之加逾超
[illegible]古昔而死生之感不盡於心私嗚呼哀哉公其往矣
自今不可以復見矣瞻靈柩之南還悵雲山之遼邈爰
敬奠於一觴痛永訣乎千古

祭周處士宗坦文 以遠對憲臺得直擢南歸病卒于官舍

嗚呼周君其所蘊者仁義忠厚之德其所見者冲和雅
粹之容其所負者英偉豪邁之氣其所尚者高蹈肥遯
之風播芳聲於鄉郡書典則於名宗伏先塋之大義秉
尊祖之至公上
京華以遊覽歷川岳之奇雄何高情偉志之弗遂奄焉
一疾以令終嗟善人之不淑慨天道之懵々視浮生於

一瞬寔今古之所同其所貴者身後令名之不泯况壽
年福履之兼隆諒仙遊九地以奚憾悵親交一見而無
從邈音容之杳々積予心之忡々瞻旅櫬之南旋渺雲
山之萬重持薄奠以攄哀靈彷彿兮來降嗚呼周君尚
享

祭夫人劉氏文

憶自
洪武庚辰之春予以薦赴南宫忝官近侍其冬即迎致
夫人京師以就禄無未幾遭值國艱深切憂怖賴祖宗
之佑幸以無虞陞而持
[illegible]儒雅授職翰林甚承[illegible]己丑之冬[illegible]
[illegible]從北巡明年從征北虜[illegible]歲癸巳復扈
從北巡明年再征北虜夫人以十三年挈家歸鄉里十
四年冬予還自北京夫人復携二女來會十五年春車
駕再幸北京予又從行而夫人復以是秋歸數年之間
南北往來與夫人聚處者無幾去年春行大鵬書言夫
人將買舟來北京聞之喜不自勝適其夏值予復有北
征之行至秋八月始還京而夫人乃以五月十四日得
暴疾而卒嗚呼痛哉夫人之病也吾不得視藥殁也吾
不得臨訣殯也吾不得臨棺祭又不得以時嗚呼痛哉
思惟夫人慈仁之德勤儉之行而不能相與偕老於百
年使吾一旦失賢妻吾母失賢婦而諸子失賢母嗚呼

痛哉比者
聖天子莅阼之初嘉念舊人蒙恩擢居保傅官列二品
夫人亦荷二品鸞誥之封
帝命下臨獨不得目覩其榮平日子孫滿前綵衣後先
跪拜咲嘻奉觴稱壽和氣滿堂何樂如之今吾之歸諸
子諸女諸孫皆在獨不見夫人嗚呼痛哉柰何哀哉柰
何歲月逾邁夫人去世又以周恭而一杯未卜停柩在
堂此實予責今將赴京已令諸子卜宅兆俟今冬安厝
夫人夫人其尚鑒予誠一觴致奠淚泗交零中心梗塞
痛何可言

祭□幼弟□□文

嗚呼吾弟命止此耶吾弟聰明磊落襟度秀異脫畧衣
羈傲睨物表誦詩讀書操觚染翰銳敏精勤超然獨得
孝親敬兄交友接物周密詳審曲盡人情理家治生創
基治產相時經營咸適其宜公正廉介忠恕明信克義
後利服于鄉閭英英之氣挺挺之識浩然之志獨步前
驅方期有為如古之人繼志述事以裕厥後天何一旦
困于二豎奄忽長逝竟不可知於乎吾弟命果如斯賢
若顏子尚嗇于壽雖在後世壽夭窮通此理一致抑又
何疑況以吾弟明決自信臨終之言炳炳琅琅洞視古
今中心坦然知命不懼視死如歸力疾據几援筆大書
告以後事略無忌諱且命吾子彝三寄聲死生訣別萬

古無期惟此孤幼托之[illegible]兄提携教育冀其成立庶幾
九泉瞑目無憾於乎吾弟言及于此終古之痛何以克
堪兄於吾弟情深義篤幽明之間敢負斯言憶自曩歲
弟来省問兄從北征未及相見弟乃留此待兄之歸惟
秋七月還自塞北詞林一見悲喜交集握手勤拳如觧
飢渇曾未逾月弟復告歸臨岐一別愴咽無言日月逾
邁南北睽離十載之間如隅夢寐謂宜再見叙我情親
豈期一朝遂成永訣於乎哀哉兄於吾弟病弗克視藥
歛不及撫棺葬不及執紼祭不及以時號哭天涯永恨
何追於乎哀哉人世百年寄此一瞬萬生擾擾終歸[illegible]
盖吾弟雖殁幸有賢子長者奮立克振門[illegible]幼[illegible]
不在人後殆天所界以報吾弟惟弟不亡視此後人彼
或壽考嗣續無傳殁同埃燼寂爲無聞兄視吾弟生既
有立殁復有傳雖云蚤世無復遺憾於乎哀哉兄仕于
朝二十餘年骨肉踈闊會少別多終與歸老共樂丘園
天胡不弔奪我賢弟命不可知遽至於此於乎哀哉我
言有盡我思無時我淚有盡我恨無窮緘詞萬里以寫
我悲弟其有知鑒此深情

祭亡兄季質弟季緘幼學幼孝文

幼孜竊禄于　朝垂三十載骨肉手足之情無日不惓
惓于懷然尚冀會合有時庶少叙天倫之樂以慰久別
契闊之私豈意諸兄弟數年之間皆相繼亡殁南北迢

逮竟成永訣嗚呼哀哉吾於諸兄弟病弗能視湯藥歿弗能與殯殮葬弗能執紼以臨窀穸祭弗得以時終古之憾其何能釋茲者荷蒙

聖恩封贈先世幸得歸省予家拜吾母見吾子孫族人見吾鄉里親識朋友獨不得見吾兄吾弟呼天吁地五内摧裂嗚呼予言有盡予恨無窮予淚有盡予悲無窮用致薄奠以寫予誠惟靈不昧來享于斯

金文靖公集卷之十終

題金文靖公文集後

公之文集冢嗣黄門先生類編刊行殆三十年然天下士大夫愛如拱璧以故求者門無虛日印者手無停工所以板成錯落遂失其全予稍知學時慕公之文而不得觀其集及叨官公之鄉暇嘗披閱公文不忍釋手每慨遺者弗續一日歟

孫國子生榮亨搜十余板袖以示
予予遂命工鋟梓以全其集嗚呼
公之文章根本道德枀酌古今浩
浩乎莫窺其際源源乎莫知其窮
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着列子馭
風騙々乎不沾塵土誠足以鳴
聖朝文明之盛而扶持世教者也顧
予淺薄安敢容喙自有孟鳳嘍子

序之詳矣然縉紳其人心崇尚并
收補遺闕之意云
弘治癸丑菊月望日
賜進士文林郎知新淦縣事淵松主
人盧淵書于冰玉堂中